

少妇梦

柯天国 著

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vibrant floral dress with pink, blue, and yellow patterns, and a pearl necklace. She is looking down and to the 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white star-like speckles.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KE TIAN GUO
SHAO FU MENG · GUANGXI MINZU CHUBANSHE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少
妇
梦

柯 天 国 著

少 妇 梦

柯 天 国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2号

少 妇 梦

柯天国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7.875印张 16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3-1522-8/I·341 定价: 3.40元

打好自家门前那口井

(代序)

陈肖人

这几年，天国几乎成了“公关大哥”，家事、公事、他人事，事事入心，居然还差不多两年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，着实我赞叹！这是一。

二是，当今盛世，私下实惠走俏，关系行时。而斯文跌价（不说斯文扫地）。有道是“写书不如编书（剪刀浆糊），编书不如卖书（个体批发）”多少摇笔杆的人早已掩旗息鼓，或投笔从商，或搁笔徬徨，或公务之余，敬仙神游……而他，忙完家务公事他人事，还能潜下心来，矻矻以求，谋他的长篇。也着实令我赞叹。

还有，早几年，各种时髦文体，纷至沓来，多少人趋之若鹜，急急效颦，唯恐落马时代。对此，口头上他“骂骂咧咧”（这是他的个性）；行动上则我行我素，操他熟悉的那把刀，解剖社会人生。有评论家喻之为“通俗”、“传统”（实是守旧落后的代名词）。可叹的是广大读者无暇，也无心去研讨时髦“精品”；他的作品却获得广大读者，至少是“柳州无人不识君”。他的作品一在《柳州

少妇梦/打好自家门前那口井

日报》连载，甚是抢手。有的“狗牯仔”（柳州话，小青年之意）一拿到报纸，就说：“又是《风流巷》那个‘卯仔’写的！”三五一群，抢着来阅。柯天国在柳州成了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的作家“风派”人物（注意，此乃柳州谐话，“名人”之意）。在广西获此殊荣者，能有几个？

他兢兢业业去经营所熟悉的那个天地，专心致意地打他自家门前的那口井，全不顾及潮儿的冷落讥诮。这，更令我赞叹。

其实，谋文之道，最忌从众心理。一九八九年十月，广西作协、广西文联文艺研究室专题召开“柯天国小说讨论会”，我曾在会上说过“耐得寂寞，才成大器”。这不仅是耐得经济大潮的冲击，耐得物欲的诱惑；还要耐得评论家们沸沸扬扬的捧场，耐得“行时看好”，时兴产品的冲击。有人写文章专给那些浅薄之徒看的，这些人喊得起。浮躁的人，急于求成，也与之凑热闹，落了个拾人牙慧。别人是泊来的“组装品”，由于占风气之先，也还“新鲜”，而广西是“水尾”，再去“组装”，不是膺品便是仿品，也想去“叫价”？

写文章为什么要去与别人认同呢？文章不是时装，非流行色不可。文章是自己血管流出来的血，没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审视，再“流行”也是徒劳，也可说是一钱不值。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审视，形式上不必与去和别人认同，也不管“评论家”理不理睬，只要这片土地上有文化存在，当有它应有这地。就象瓦罐和铁罐，别看磨得锃亮的铁罐光彩炫目，土不拉其的瓦罐无人理睬；若干若干年

后，锃亮的铁罐锈迹斑斑，甚至化作锈沫不再存在，而土不拉其的瓦罐仍然稳稳蹲在世上，反而成为国宝。

我以为来自生活的作品，愈自然愈好。巴金老人说得妙：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。一语破的。

这里我想起近年来盛传的钱钟书老人的两件小事。一件是有人拍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名人电影，告诉他也入选，拍后可得一笔可观的钱。钱老回答：“我姓了一辈子的钱，难道我还迷信钱吗？”一语拒之门外，钱老不但不迷信钱，也拒绝了“吹捧”。读之令我辈汗颜！还有一小事：一个崇拜他的洋妞，打电话想见他。他电话里回答：“如果你吃了鸡蛋觉得鸡蛋好吃，何必要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？”幽默而深刻的话，令人结舌。

搞创作，做学问，须甘于淡泊不慕虚荣。可惜，时下象钱老这样的人太少了！

前面我三赞天国，并非他做得很好了。不，文章千古事，一时还难论得失。干脆我也学土，引用陈永贵那土诗作结束：

下山容易上山难，
上得山来境更宽；
莫说前面已无路，
前面还有险峰攀！

文学之道无止境。天国还要生活再生活，努力再努力。

1991、12、18于柳州饭店

目 录

打好自家门前那口井(代序)·····	陈肖人(1)
一、摸不透港商心·····	(1)
二、特级舞伴何处寻·····	(10)
三、白雪不是公主·····	(20)
四、迷人女子迷人谜·····	(26)
五、狼狗——太监和杀手·····	(30)
六、土狗——会说话的狼狗·····	(37)
七、少妇们的风流韵事·····	(43)
八、有情未必真豪杰·····	(49)
九、红都酒楼的恩恩怨怨·····	(57)
十、不是野店，胜似野店·····	(69)
十一、铁线笼里的金丝鸟·····	(76)
十二、心理残疾的女人·····	(87)
十三、服装厂来了个靓女·····	(96)
十四、都因为白雪小姐·····	(105)

十五、咖啡屋里故事多·····	(119)
十六、承包的背后·····	(128)
十七、交易又较量·····	(136)
十八、人肥计也奸·····	(148)
十九、鸳梦重温·····	(159)
二十、银弹不灵肉弹上·····	(166)
二十一、商情绞着爱情·····	(177)
二十二、噙泪辞退的公关小姐·····	(185)
二十三、三万元买断的野情·····	(195)
二十四、大亨也阴沟翻船·····	(204)
二十五、警车夜里出动·····	(213)
二十六、歪打正着全曝光·····	(219)
二十七、红都酒楼的厄运·····	(224)
二十八、醒来是恶梦一场·····	(230)
尾声·····	(238)

一、摸不透港商心

这几天，自强服装厂厂长胡老八开心地笑了。

老八当了三年厂长，人们很难得见他一笑。是的，他能笑得起吗？当初，他——民政局的小干部，也不知是哪个头头看中了他，一纸红头文件派他去当自强服装厂的厂长。讲得蛮好听：“老八，你年富力强（年龄四十五，党龄二十三），去吧，去施展你的本事吧！”去率领二百八十多个聋子、哑巴、缺手、断脚的兄弟姐妹们开创新的局面，去挽救这个濒于破产的工厂。老实巴交的他，嘴里不出声，心里却直嘀咕：娘的！好差事轮不到我，同残疾人打交道倒有我的份！但上命难违，他硬着头皮走马上任。

眨眼三年过去，老八同他残疾的兄弟姐妹们总算熬过来了。工厂没有关门，残疾人的饭碗得以保住，而老八哥却变老人，才四十八岁的年纪，已是一脸皱纹、满头白发。他老婆见他那模样，心酸得直落泪。如今好啦，厂里生产的三种童装被港商看中了，两个“原装”港商专程进厂签合同，厂长胡老八高兴得直想唱一首歌！

胡老八是笑了，不过好景不长，他才刚笑了一下，一片愁云惨雾又盖上了他的脸上。傍晚，在港商下榻的饭店，老八以厂长身份举行宴会。

第一杯酒，老八自然要客套几句：“热烈欢迎刘经理、张副经理以及省外贸局郑科长的光临。来，为我们的长久合作干杯！”老八虔诚地向客人们点头、哈腰，逐一碰杯，一饮而尽。

酒过三巡，港商刘经理操着广东普通话说：“胡厂长，你太客气啦！其实，你用不着破费嘛！”声音清脆而又浑厚，中气颇足，不象是五十大几的人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老八忙不迭声地说：“几碟小菜，不成敬意，还望诸位多多包涵。”

“哎——，胡厂长还没领会我的意思呢。”刘经理坦然道，“说真心话，吃，我们的确不在乎。天天大碟大盘，吃怕了！其实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——”他顿了顿，用手指点点头，“用你们的话说，叫精神食粮呀！”

老八眨巴着眼，细细品味着刘经理的话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刘经理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要娱乐是不是？那个好办，吃完饭，安排你们看电影，或是看个录像什么的，怎么样？”

刘经理笑了笑，说：“胡厂长，你把我的意思又领会错了。电影录像这玩艺，我们用得着回内地来看？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胡老八有点迷惘了。

“不说那些，来，喝酒！”刘经理把话岔开。

一杯酒下肚，老八感到不是个滋味，刘经理欲言又

一、摸不透港商心

止，令他揣摸不清其中奥妙。他唯恐有哪儿怠慢贵客，便悄悄地对坐在身旁的郑科长说：“郑科长，你同他们熟，想必对他们的爱好会清楚些，刚才刘经理说的……”

省外贸局郑科长，那机灵相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擅长接待迎接的人物。他没有直接给老八答话，而是用手指蘸了蘸酒杯的酒，在桌上写了个“舞”字。

原来是要去跳舞，老八心里嗔怪：这港商也真是的，既然想跳舞，你就明说了嘛，用得着如此拐弯抹角！

老八从未涉及舞场，跳舞这玩艺，一窍不通。但，他认为要解决港商跳舞问题，那是很简单的事，不就是找几个女同志来同他们跳么？嗨，区区小事一桩！他起身招呼司机大罗，两人步出包厢，他对大罗说：

“他们要跳舞——三个人，得找三个女的来。你开车去找找。”

“胡厂长，你讲得好捞松。”大罗苦笑道，“你怕是去菜市抓鸡么？是找舞伴！我到哪里找？”

“你讲得也有道理。”老八沉思道，“我们厂科室不是有几个女同志么？会计韦大妹，出纳李小英，收发陈翠萍，听说他们也会跳舞，把他们拉来，怎样？”

“哎呀，胡厂长，你不跳舞不知跳舞的行情。”大罗不屑地说，“这三个不是人老就是貌丑，哪里出得场啰！”

“怎么不出得！”老八喷了大罗一脸口水，“你怕是叫他们去选美吗？跳舞是女的就行，哪来的挑三选四！”

大罗嘴一抿，不敢吱声。

“快去，把她们接来。”老八命令道，“给她们讲清

楚，今晚来跳舞，是工作任务，不准请假……喔，适当打扮打扮我看也是必要的。”

大罗走了，老八如释重负，返回包厢。一入席，他朝港商朗声道：“刘经理，多喝两杯，喝完酒，去跳舞！”

刘经理眨眨眼，故作推辞，笑笑地说：“胡厂长，不用了吧！？”

“怎么不跳，要跳！”老八想起他难得的出口合同，口气也硬起来，“到一家最高级的舞厅去，我陪去助兴。”

客人们听这话似不在意，厂里其他陪客愣住了；这话出自厂长的口，实在是太新鲜了。

当一伙人酒足菜饱，正在悠闲地品着热茶的时候，大罗急匆匆地回到包厢。

“怎么，就你一个人？”老八阴沉着脸，“他们不来？”

“来了，厂长下令，她们敢不来吗？”大罗说，“在下面等着哩！”

“好。”老八起身，一招手，“刘经理，请——”

“胡厂长，你还有什么节目安排？”刘经理心里高兴，却又明知故问。

“跳舞！”老八十分殷勤地说，“我专门为你们找了三个舞伴，让你们跳个痛快。”

“你看你看，太麻烦啦。”刘经理布满红晕的脸泛过几丝笑容，一边走一边伸出那积了过剩脂肪的厚手掌拍拍大罗的肩膀，“你看，连司机同志都没吃好饭，真不好意思

思啦。”

一句暖心话，把大罗也说得豪爽起来：“这些算不了什么，应该的！”

老八领着客人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宴会厅，穿过两道拱门，便来到饭店的大堂休息厅。灯光下，老八一眼就瞧见他的女将们。嗨，今晚这三员女将的打扮，虽然谈不上花枝招展，倒也体面大方。会计韦大妹有一副与她职业极不相称的身板子，身高体胖，浑身滚圆，年近五十，不显衰老，穿上一套稍为宽松的浅色西裙，看上去蛮富态。出纳李小英比韦大妹小十岁，两人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：小英太瘦，瘦得象条扁竹片；脸又太干，干得只有一层皮。不过，她蛮会打扮，力图用服饰来掩盖先天的不足。今晚她特地穿上一套浅蓝色横条宽松衫，晃眼看去，也还马马虎虎。收发陈翠萍呢，年龄尚可，二十出头，青春年华，五官过得去，可惜人太矮，体检量身，只有一米四八，穿一套乳白色迷你裙，套一双老高老高的高跟皮鞋，虽有几分风采，但看去还是腿短个矮，做个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蛮可以，要下舞场，难有风采。

诸位，这三员女将，出入五光十色的舞场也许会令人忍俊不禁，可在残疾人成堆的自强服装厂，她们三人算是一等人材啦。厂长胡老八要找舞伴自然是非她们莫属！

当下，老八领着客人来到三员舞伴跟前。那三员女将是第一次来陪“外宾”，身负指令性的“外事任务”——这是司机大罗到人家家里拉人，怕人家老公不快，而临时胡诌的词句。此刻见了港商，局促之余，也还从容大方，

彬彬有礼。三人从沙发端起身，高矮肥瘦，一字儿排开，面带笑容，站立笔挺。

老八见三员女将这般模样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一挥手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刘经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”老八话声朗朗，逐一点名道姓，末了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，道：“刘经理，今晚有这三位女士陪你们跳舞，我想你们一定会跳得很惬意，玩得快乐！你说呢？”

老八平时同人讲话，习惯用反问语气，现在他又用上了。刘经理只好答话。只见他淡淡一笑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胡厂长，多谢你费心安排，特别是要感谢这三位女士。”他向服装厂的财务、收发微微点点头，接着又把脸转向老八，带着一种歉意的口气说：“抱歉的是，今晚我还要同一厂家洽谈生意。胡厂长，你看看，今晚的舞是不是就不跳了？”

刘经理的话说得很有分寸，老八听罢，心想：这港佬搞什么名堂，刚才在楼上不是说好跳舞的么，怎么一下就变了卦？想着，他固执地说：“刘经理，生意是做不完的，明天再谈嘛。今晚，跳舞吧！”他那急切的神情，好象是几个月不得下舞场的老舞棍。

“胡厂长，多谢你们的盛情啦！”刘经理依旧是十分客气地婉言谢绝，“我已经约好厂家今晚来，第一次约会就失信，恐怕太失礼！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去娱乐而坐了冷板凳，人家会怎么想呢？”

这下，倒是刘经理来反问老八了，老八一下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港商说的要是实话，那的确不好硬拉人家去跳

一、摸不透港商心

舞，以免误了人家的大事。可老八又感到那港商说的有点蹊跷，会不会他是东扯葫芦，西扯瓢，借故搪塞？正当老八还在那里捉摸，刘经理又发话了：“胡厂长，好啦，我还得回房去准备准备，明天见！”说完，伸出厚厚的手板，同老八握了握，又从容大度地同三位女士一一握手，然后道声“再见”，就伙同另外两个人径自离去。

老八兀自站在那里，显得很尴尬。这时，韦大妹又过来讲刺儿话：“胡厂长，你把我们当猴耍呀？”她嗓门好大，嗡嗡作响。

李小英一扁嘴，说：“咳，这样搞，真是丑死人啦，回去都不好向老公交待呢。”

收发陈翠萍尖声叫起来：“我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来了！”

“得了得了！”老八连连摆手说，“算我有失误，也算你们完成了任务，行了吧？”

三员女将不好再说什么，只是在那里低声嘟哝。

老八把大罗扯到一旁，不解地问：“大罗，这港佬如此反复无常，是不是我们有点怠慢了他们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大罗转脸指了指坐在沙发上另外几个风姿绰约的女郎，说：“胡厂长，要是换上她们，港佬保证不会托词拒绝的。”

“不是这个原因吧？”老八还在捉摸不定。

“胡厂长，你不是要家，你不懂要家的心理。”大罗俨然以行家的口气说，“这跳舞的舞伴么，就象我们厂的产品一样分等级。长得靓的，身材好的自然是甲级。韦大

妹她们呢？充顶是丁级到丙级之间，同她们这样级别的舞伴跳舞，能爽么？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老八压低声音，不知是责怨港商还是觉得司机是一派胡言乱语，只见他手一扬：“上车，先送她们回去。”他说着朝大门走去，突然，他又停住了步，把大罗叫了过来：“大罗，这样吧，你送完她们，回头转来饭店，找一找郑科长，通过他摸摸港商的脉，了解清楚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嗨呀，不用问，就是刚才我讲的……”

“你少在我面前耍小聪明！”老八打断大罗的话，板着脸孔说，“按我吩咐的去办！”

“好好好——”因老八固执己见，大罗显得很扫兴。

次日清晨，老八一大早就赶到厂里，自行车架好，他就直奔办公室，抹桌扫地，忙这忙那。小小服装厂，比不上人家大厂有派头，一切得自己动手。老八已习以为常。他的办公室简朴得很，几张桌，几张凳，比农村的村公所强不了多少。

昨晚，他一夜没睡好，心里有事，难以成眠，这成了他的一个习惯。按说，跳舞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哪用得着牵肠挂肚？他担心的是港商刘经理瞬息间表情的变化，会不会带来某种不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跳舞的事就万万不可大意了。

所以，当大罗来到他办公室，还不等他开口，老八就急不可待地向他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昨晚摸底情况如何？”

“我去了。”大罗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港佬根本没有约